



老子辯

巳廿四

□ 13
2987
1



門 18
號 2987
卷 1
13
2987
1-2

讀老子辯

明揚升菴徵魯論列子而以道德經為黃帝之書其
言曰老子極為簡尹述之而已余謂其然豈其然乎
嗟虞斯書不特聖於玄亦聖於文哉茫々乎如海峽
峨乎如岳鼓舞變幻恍惚無象率多譬況加以邈古
人固無能測其端倪也且其辭甚古則謂之黃帝之
書不亦宜乎古今注疏家多眩其奇得之要領者幾
希故其言無宗櫛句無脉解字世據或其膚淺也如
蚊咬鐵牛或其刻鑿也如穿孔種鬚或其不透徹也
如隔靴搔痒或其紛々從事異說也如塗々附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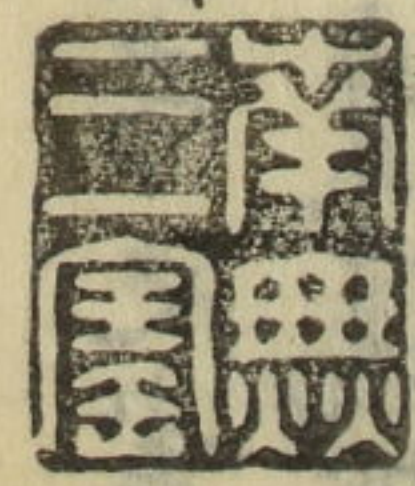
新金齋
故
九部氏
在十三年
一月

田邊氏
藏書印

老子辯

每讀之輒意似匪澣衣雖乃諸家聚訟欲其說之售
吾誰適從哉今讀陳眉公老子辯言有宗句有脈解
有據三美備矣於是斯書玄旨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且其辭簡潔嚮之似匪澣衣者遂乃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奚其爽快乎哉亡論老子之書與不已要
繇此辯可以參其玄可以會其宗可以遊其希夷之
域也故余於諸注疏家獨尤祖於陳眉公焉
明和七庚寅春

金龍道人 釋敬雄



山房公實書



老子辯



雲問

眉公陳繼儒

評註

伺初張 彙

訂正

平安

龍整幡玉斧

校閱

上經三十七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終故謂之常道常道常名不容思議不可見聞不
着言語故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矣名而可名則非
常名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有為之母者未有始之先生天生地地名為天地之始
既有始之後生人生物名為萬物之母道不外於有

老子著五千
言將以示天
下後世蓋非
退於道真而
獨於已者故
其發言之始
以為可道之
道可名之名

老子辯

上經

者五千文之
所基也若夫
千聖之所不
傳者不可得
而言也

相生相成六
句皆喻上面
美惡善不善
之道

無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當其常無也自無而有故
間也欲於此觀其妙見天地之
始常有欲以觀其微此欲於此觀其微見萬物之母
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同出於太虛而有有
幽也不可見聞
不容思議之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日不爭日慈儉日柔弱諸般言言衆妙皆從此有無
出也故曰衆妙之門八十一章大意總括於此所謂
言有宗事
有君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天下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如
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相尋

此老每用結
句一髮千鈞

上六句泛論
上之使下句
歸其功於聖
人也須看幾
個使字

而不離也若但知美之為美但有美不美
者在若但知善之為善便有不善者在是以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是以聖
為之不行不言之教功成而不居如天地之作成萬
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然後為至美至善也夫惟不
居其功則天下莫與爭功
是以不去結句妙奇有味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使民不為盜不示人以可欲之形而
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不自滿而天下自
足也弱其志強其骨不自恃而天下自奮興於治

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洽

文辭簡妙高古李仲達云控鏡五句最是涉世虛心之法

此即至仁不仁之說芻狗

也常使民無知無欲不好智故民無知使夫知者不不好利故民無欲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雖有知而不敢為則天下大治矣此老子憤世之詞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本虛而用之常不盈求淵乎

似萬物之宗淵乎神明之宅萬物皆住資焉而控其

銳解其紛立於膠擾之中而自不亂也和其光同其

塵和其光同其塵先而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如是則湛乎如止水之平而存存不息此其心之至微至妙惟無始之始可以名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一說縛芻以為芻狗則用之已而棄之不着意而相忘之謂

伊川深服此章稱不置口

老子之旨如此而人未之

天下萬物謂天地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下萬民謂聖人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浩浩而不知誰之為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天地之間氣化流行生生不竭猶橐籥用而風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風自虛中

愈通此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學道者不在多言能虛中以應則幾於道矣故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神谷不死谷神虛中之神也神自虛也是謂玄牝玄幽也

也牝虛而不實者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由虛中而生故玄牝為一虛字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勿忘也此章似說養生工夫方仲行曰

助勿忘也此章似說養生工夫方仲行曰

天長地久聖人委身如天地超然於不死不生故曰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

思者以為黃
老之徒率長
死而求長生
豈不惑哉

以上善若水
之句作冒頭
先言水之善
利不爭則人
當若水而無
與爭也

地之委氣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
化均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天地間上善莫如水人人處身制行效法於上
功而不居居上而
下居下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
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人能每事盡
則去道不遠矣下文七善字
皆言自卑自下如水之善也

此言進不如
退故以持盈
揣銳為喻如
范雎讓位於
蔡澤頗得功
成名遂身退
之道

此是老子練
養精神之術
最宜潛玩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執持之使不去也持
而盈之持之常使盈也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凡稱量量付度皆曰揣銳利也揣
而銳之謂稱量計較之以求通利也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金玉滿堂富之極也富
貴而以自驕乃遺其咎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魂常附魄魄常檢
如車之載物抱一而不離也

形離神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守氣如嬰兒欲其
則死矣柔順而握固也滌

除玄覽能無疵乎滌瑕垢超玄覽欲
其晶瑩無疵也愛民治國能無

為乎以身為國以神為民愛民
治國欲其清淨無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開闔冲氣之出入也欲其守
雌而不雄毋輕敵以喪吾之寶也明白四達能無知

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世間道理大
都如此

此言声色臭
味之物皆能
種種為害惟
聖人方能泐
而不驚

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明白洞達欲其覺不欲其昏也競競抱
惟恐失之此章言存神守氣之妙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坎填以為鼂當其

無有鼂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鼂室者實有之利也而所
以受此車鼂室之用者乃賴

虛中以爲之用耳此章形
容虛中之妙用可謂奇筆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腹者容納之謂目者分別黑
白聲色貨味外物也聖人物

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頰得
此意

物而不物於物日遊於紛華波蕩之中
而心不為之動故去分別而取容納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

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

天下夫人不知貴愛其身而欲以天下奉其身是以
寵辱而驚得失而有患此皆不知貴愛其身也

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之
吾之身如此然後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音搏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

夷希微三字
分解混沌道
理極精極玄

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章
 之至妙至妙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詣執古之道以御
 不可名不可象道之希微本如是也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若夫執古之道以御今
 可執有可御有古有今有有始非其至矣是
 曰道紀言其有可紀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此章形容容有道之士曰善為士曰與兮若
 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
 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此是歸根復
 命之學不知
 常故凶知常
 則不殆乃知
 復之時義大
 矣哉

孰能安以久之徐生與兮若冬涉川為之難也猶兮
 也渙若水將釋通解也敦兮其若樸內美也曠兮其
 若谷寬深也渾兮其若濁和光也濁而能清安而能
 生清其體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
 新成若此者其中常虛而不溢是以常敝而不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忘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之學本在虛靜致虛之極守
 於此可以觀其復復者虛靜之謂坤之心萬物之根故
 動陽之始君子養氣之時也常者道也

不識不知乃
是大上境界
故大信不約
他如盟約
誓分明是信
不足故也

老子以仁義
等名皆因昏
亂而為有豈
知仁義忠孝
出于真性此
老氏之家所
以不齒於吾
儒也

此章言去文
返朴可以為
治政老氏清
淨之教也

泊兮其未兆
二語此是抱
一守真道自
與世俗見解
不同

太上知有之太上天下知有之諸家解曰下天下也
其次親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
無毀無譽

則親之則親之譽之畏之以至侮之民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

我自然我自然不知而皆曰我自然何今之不相及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老子以

其本也又曰大道為公純朴無偽人人有土君子之

也此老子處衰周之時傷今思古憤世之詞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

樸樸少私寡欲
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

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

絕學無憂道不在聞見絕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

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唯阿皆諾也人皆曰善勝於惡不知善之與惡猶唯

之與阿相去無多也不若侷其善惡之名而忘之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世俗可畏之事荒忽

林希神云求食於母知友本矣

此又言無而能有中有一精真不可搏滅處

是未兆未萌也獨守其未萌之天真如嬰兒也衆人孩稍長也乘乘無所歸胸中無定不着迹也皆有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泯泯兮泯泯兮泯泯愚人之心渾然而無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澹若飄風之無定也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澹蕩若大海之茫茫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衆人熙熙衆人皆有餘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我獨異於此等而求歸於大道之本也母者道也道生萬物求食於母獨歸命於吾之所生也此所謂知我者希也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悅惟惚惚兮悅其孔盛也盛德之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世間有多少不平處惟聖人能平其不平其實抱一工夫只在不自見等語盡之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孔盛也盛德之之爲物其妙不可見其理則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閱歷也甫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哉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切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天道虧盈而益謙消息盈虛自然之理是以聖人抱虛一以式於天下功名長久而天下讓德讓功者自不爭耳古

希言自然，一
句作一篇大
主觀擊道德
披失得者凡
夫之是非也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天全而生之，聖人全而
歸之，說盡了，又提起前面一句作如此歸結，真是奇
筆。莊子稱之曰：人皆求福，
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希言自然，希言，少言也。不矜，不伐。任其道之自然也。故飄風不終朝，驟雨

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盈不可久，壯則衰也。天地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富
貴難保，驕矜易敗。亦由是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

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得亦得失亦得，同於俗而不違
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

此與前章不
自見故明等
語相反有道
者不處，督餘

此言道生天
生地生人其

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不繫信不
着也。此皆依世同流之意，所以為知道之士。信不

足有不信，然此須信得及，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
我也。故莊子稱之曰：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跛者不立，踳者不行。足不着地曰跛，跛而立則不能久。踳者兩股不相着也。踳則不

可以行道者，濡弱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謙下空虛，不有。

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若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猶食之餘棄行之贅疣，有道者不處也。亦猶

跛者之不立，踳者之不行，可得於道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初一混沌而
已故曰有物
混成先天地
生絜氏以四
大為地水火
風與此解不
同
用字用句自
是異端隔別
鼓舞成文耳

有輜重方可
行遠萬衆之
君何可自失
其重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此章形容道字人知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為道之上地地之上天之上
道道之妙曰自然道之名曰大曰逝曰遠
曰反總謂之道王之大亦大於道而巳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物重者在下輕者在上重者沉輕者浮是重為輕根夜靜則
萬籟無聲矣令靜則三軍不譁矣是靜為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詭燕處超然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詭燕處超然
根也雖有榮觀聲色貨利超然安處不為之動也是君子之持重而主靜也
如何萬乘之

臣字君字須
如此看諸家
皆謬
此見至誠能
動物在聖人
只自藏其明
而提要妙之
道耳

周南池云知
雄守雌等句

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况於萬乘之主天下重
而可以身天下益重以輔吾之輕而靜以君吾之躁
輕則失其輔而躁則失其主矣前後君字相照應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總
善不善兼收乃是道纜有分別便不
是道襲重也明而又明猶言大明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老子辭
北經

正老氏諒卑
學及為偽道
學者開一方
便門

一云有為便
是多事順其
無事而無容
心焉而天下
治矣
如此下語非
唯是其鼓舞
之筆亦申言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道未散則為樸已散則為器天地萬
物皆器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官天
地長萬物而為道器之主故大制不
割以道制物自然而解不待游刃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晦或
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日
曰奢曰泰應上為字執字奢非奢侈泰非驕泰言其
欲得之心勝謂神器可以智力取謂天下可以謀詐

其甚不可之
意

天下事多以
以剛果致敗
故老氏道用
柔

此章言用兵
皆出於不得已

為必欲得之而反失之者或行或隨或晦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隳皆聽其自來而無容心須如此看揚
虛齋曰此章結得甚奇絕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與
玄之又玄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
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其事
好還
言迷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果者決
於自守恐而不放之意勿依違也何也物壯則老驕
矜之過則喪敗隨之已也
止也謂死敗滅亡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以用兵為佳者不祥
之人以不祥之人行

也是聖賢之
盛德湯武之
用心取天下
第一義也

道為無名之
樸能為君臣

不祥之事故，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則尚左，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吉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凶，故屬陰而居右也。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入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上將軍為用兵之上，故居右，上將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見古古人用兵不得已雖勝亦不美也。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

為主，故用臣
與賓二字出
來

如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雖
死至今知之
是得死而不
亡之道

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名可名，故曰道無常名，無名之樸，即道也。道無名亦無形，不知者視之為小矣。然萬物之所歸也。侯王之所賓也。甘露降而自均，天地之和氣，道之所為也。朴散則為器，器則有名，一生二，二生三，無窮已也。體道者不知所止，則窮高極幽，危而不安。故曰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江海萬物皆往資焉，不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自知，知足，不失其所，皆死而不亡之道。虛齋曰：死而不亡者，壽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証自悟可也。

此就萬物以觀道之可小可大處前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意同

道為天下所往而其實純無声色臭味何其用之廣乃爾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以濡弱謙下恬澹無為為即矣又曰朴雖小言不自大也不自大則無限功業皆從此生推此章皆然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聲音口腹凡外物之可欲者可以誘過客而使之留若夫道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食之無味非樂與餌之可比而用之自不窮所謂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言道之用廣也道之出言

老氏一生專用此術後人順之者冒逆之者亡誠千古誠千古術宗不民矣

鎮字与守字相應欲正天下惟在無欲而守朴而已

猶曰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人事之有張弛猶道之有專直喻闢也此在之國所事之君皆不可直遂誠以主之權以行之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以示人則人懷覬覦之心魚脫於淵則死人而失其所據則危深沉寶固人不能窺則無施而不利道固然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天下紛紛我獨安安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無名之樸，示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無名之樸，示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無名之樸，示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也道者不欲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以靜待亂，以逸待勞，此不欲二字，侯王之至寶，豈但治國雖取天下，下可也。

上經畢

